

世家·鹿顶山

铃声,远去的童话

| 杏林 文 |

想不到,自行车的铃声竟然成了我对家乡的灵动记忆。

那年夏天,我从车水马龙的省城回家乡,雨后的空濛将小城出落成少女般的光洁鲜亮。走在幽深小巷,轻松的步履和着身后清悠的自行车铃声,仿佛昨夜豪饮后喝上一碗清凉的米汤,熨帖惬意,还魂般回到了原初。意念里,铃声如同彩绸从苍老的屋檐滑落身后,顺着小巷悠游婉转,飘荡到小巷连接的大街,跳荡到碧绿的梧桐叶……

铃声是小城清早最美妙的乐曲。小城人买菜,总是起个早骑着自行车,脚一蹬就到了附近的菜市场,车子前面的篓子里放着早点,龙头上挂着蔬菜、荤腥。当年,我就属于这买菜一族,我在大清早的菜市场感受着小城生活。自行车是不能推进市场的,所以,市场周围的停车场,常常是铃声和问候最为集中的地方。你在前面推车,熟人看到你的背影,故意不发声,靠近你的时候,一阵热烈的铃声在你身后响起,稍稍回头就会兴奋地聊上几句:“买菜呀?”“是啊,你也来买菜?”“是啊,到市场上来买点冬瓜、黄瓜,这大热天的,清清火”……

铃声有时也有不熟悉的,“叮——叮——”一声铃声在你身边不急不躁地响起,这是在提醒你,伙计,我要通过你的身旁了。铃声也有急促的时候,“叮叮叮,叮叮叮……”你无需回头,就能知道这是急着赶路

的,你只要稍稍靠边,这便是对同行者起码的礼数。

中医上有个说法叫配伍,我就觉得,自行车和青砖小巷是一个绝妙的搭配。半旧的自行车在高低不平的青砖小巷里震荡,铃声不间断地响起它清脆的唱词,如同院子里小媳妇哼着的小曲,连同厨房里香喷喷的气息一同飘进生活的幽巷。

铃声的式微,起因于交通工具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高调的摩托车跟年轻人一拍即合,一下子涌进了小城安静的怀抱。这个在安全性上存在先天不足的家伙,它的特点正好迎合了年轻人。速度快,正是年轻人喜欢的风风火火;动静大,招蜂惹蝶,像磁铁一样最能吸引周围姑娘的目光;身价不菲,那是富有的标签。于是,车后带着长发飘飘的姑娘兜风成了小城里时尚风景。大街上常常是它呼啸而过,放荡的喇叭声总让人想到《水浒传》里马嘶和怒吼。自行车伴着主人老迈的身躯变得越来越猥琐,瑟缩在小城的墙角。

尾随着摩托涌进小城的是汽车。不过,汽车在小城首先遇到了冷漠抵抗,小城的主街道上还没有机非隔离带,很多小区的通道还很狭窄,居民楼的四周只有留给自行车的砖地,汽车夸张的喇叭声常常把不相干的人吓得心惊肉跳。小城空间不大,从东门到西门骑车也就十来分钟……

尽管后来小城也慢慢接纳了汽车,但是,骨子里依然保持着对汽车的不屑。

有一次,我开车从西门赶到东门和朋友相聚,汽车刚刚滑入一个背街的支路,立马感觉到自己选择的草率,车子如同撞进港汊的大船,孤立无助,不能动弹。好不容易扭到了十字路,以为走上了通途,可是,小城的普通十字路口是没有红绿灯的,这里常常是汽车、摩托、电瓶车、三轮车、自行车的胶着场地,是各种车流的漩涡,也是各种喇叭各不相让的练声场……

悄悄地,自行车又回到了小城的生活,像鸟鸣一样在小城再现。然而,回归的自行车却把铃声丢在从前的岁月里,它的身上除了安装了电瓶之外,还有就是它憋屈的喇叭声,老化的嗓音里已经找不到原初的天真和灵气,它的声音胆怯而局促,憋闷而猥琐——当初那个水灵灵、慢悠悠、清亮亮的铃声已然难以寻觅。

我有些不信,还是差不多的自行车,怎么就没有当初的那份感觉呢。后来,终于想通了,自行车是当年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当年的城市也就那么高,那么大,根本就没有现在这十几层、数十层的高楼,住在十几层的高楼里,还能听到自行车清悠的铃声吗。时速达到二三十公路的电动自行车没有喇叭已经不能引起路人的注意啦。

“叮叮叮……”“丁零零……”一串串慢悠悠的铃声,成了生活里远去的童话。

家庭·广瑞路

菠萝,菠萝

| 吴丽娟 文 |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每年都会有大半年时间,在福建乡下的菇寮做香菇。

有一年父亲回家,一进家门,就急切而又欢喜地把我和弟弟叫到身边。只见他打开一只蛇皮袋,从里面掏出一件破棉袄,小心翼翼地破棉袄放在家里一条木质的长凳上。他一面解开裹成一团的棉袄,一面告诉我们:“爸爸回家的路上,给你们买了两个菠萝。”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菠萝。菠萝的表面,有着像电视里孔雀开屏时尾羽上的图案,一个紧接着一个叠加在一起。果实顶上,还留着一层层莲座式的叶片。

我和弟弟见到这新奇的水果,都特别兴奋。

父亲一边把菠萝拿到厨房,一边告诉我们菠萝的来历。

父亲做菇是在福建宁化县的乡下。香菇收成后回浙江庆元老家,不经过宁化县城,而是过离庆元更近的明溪县城。父亲和一起做菇的菇农回家时,租了一辆农用车。农用车经过明溪县城的一个小水果摊前

时,父亲看到既好看又新鲜的菠萝,就想着买来带回家给两个孩子吃。他让司机停车,从农用车上跳下来直奔水果摊前。那时候,父亲还不知道菠萝怎么吃,特意问了摊贩。摊贩用带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告诉他,菠萝要先削皮,然后用刀尖挖掉里面一个一个的小黑刺,再将菠萝切成片。吃菠萝之前,还要将菠萝片放在盐水里泡一泡。

同行的人听了,都说吃菠萝这么麻烦,还是不买。父亲却执意买了两只。

那个时候,福建通往庆元的省道都还是石子公路,即便是农用车日夜兼程,也要一天一夜才能到家。父亲怕农用车颠簸,把菠萝给折腾坏了。于是找了一件做菇穿了一冬的旧棉袄,将两只菠萝包裹起来,再将菠萝放在装衣服的蛇皮袋最上面,一路精心呵护。

母亲听着父亲的指挥,将菠萝去皮,再用刀尖将小黑刺一个个挖去。她把切成片的菠萝放到一只装满盐水的大碗里浸

泡。父亲后悔着说,哎呀,忘记问摊贩盐水要泡多久了。母亲说,那就泡十五分钟好了。

在菠萝浸盐水的那十五分钟时间里,我和弟弟就趴在灶台边上等着,感受着一路从福建颠簸回来的浓浓父爱,更多的是焦虑地等待并憧憬着美味。

当父亲告诉我们菠萝已经浸泡了十五分钟时,我和弟弟便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拿菠萝片,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那菠萝,是我迄今为止吃过最甜最好吃的水果。之后的岁月,不管在哪里,我只要见到菠萝,就会想到父亲。想象着他悉心呵护着菠萝坐农用车回家的那一天一夜。那件破旧的棉袄,完好地包裹着一份饱含深情的父爱,并把它呈现在童年的我们面前。

父亲从来没有对我和弟弟说过爱,而他却用最质朴最真切的实践去表达了爱。那爱不仅留在我们的童年里,也将伴随着我们一生,让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温暖,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悠游·十八湾

余姚也有“九寨沟”

| 王金大 文 |

浙江省余姚市大隐镇芝林村,素有浙江“小九寨沟”之称。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也没阻挡住我的脚步,一路飞奔,迫不及待地扑入它的怀抱。

四明山北端余脉虽在这里画上了句号,但崇山峻岭依然绘制出“芝岭逶迤千峰秀,白岩溪水万古流”的美丽景色。

横跨在白岩溪上的三孔拱桥——白岩桥,不仅方便行人来往,而且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站在桥上远望,芝林山群山起伏,山连着山,树挨着树,竹挤着竹,绵延伸展,黛绿一片。白岩溪弯弯曲曲,顺着山势逶迤而下,山水相绕,水流潺潺。芝林村的民居,全部建在向阳面的山脚下、溪水边。白色的墙体,黑色传统小瓦和色彩鲜艳的琉璃瓦覆盖的屋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芝林村在大山的襟抱中,白岩溪从村前流过,山环水绕,让整个村庄充分沾染了大自然的灵秀之气。游客为躲避炙热的阳光,大多选择背阴小路游走、玩耍、赏景。山青青,水碧碧,俊秀山水绕芝林,高山流水韵依依,“杏花春雨江南”风光尽显。

“九寨归来不看水”,水的色彩是九寨沟最亮丽的特色。“小九寨沟”的水,虽不能像九寨沟那样分出鹅黄、墨绿、淡蓝、藏青、青紫的色彩,但却有自己的特点:潺潺的水流碧绿的潭,戏耍的鱼儿荡漾的波。食鱼的鸟儿依水的石,随性的流水飘曳蜿蜒。白岩溪里的水,从“小九寨沟”终端白岩龙潭流出,经听泉洗心、碧波潭,在水古山寨拐弯后向白岩飞瀑流去。白岩飞瀑是“小九寨沟”唯一的瀑布,它不能与九寨沟瀑布相提并论,也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样壮观,哗哗的流水,义无反顾地从几十米的山崖上倾泻而下,直扑白岩溪中,那种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让我大为感叹。溪水在这里增加了流量,经如意潭、月亮弯、三潭映月、稻谷潭、桃园潭,一路之上,清清凉凉,洋洋洒洒,毫无留恋地向吞口而去。由于少雨,白岩溪里水流量不大,但清凌透亮,流经滩地水潭,鱼儿悠然自得的身影频频出现,鱼体上的花纹清晰可见。这段时间,游客中学生居多,小朋友在家人的监护下戏水玩耍,愉快的笑声和稚嫩的喊叫声汇合在一起,在山谷中回荡。

“满山竹林满目青,竹杖扶我登四明。暮行不怕蛇多扰,晓倦常卧公馆中。无镬便烧竹筒饭,有菜多是盐笋丁。最能令人舒心事,夜听陕北电讯声。”这是当年在慈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原浙江省委书记薛驹的《咏四明山竹》诗。在这片绿色山岭中,当年浙东游击队北撤后,国民党反动派重兵“清剿”四明山坚持留守斗争的同志,留守人员隐蔽在芝林山中,在芝林群众的帮助下,就地取材,用毛竹和茅草在竹林里搭建草舍窝棚,坚持对敌斗争,把坐无椅、躺无床的草舍窝棚取名“公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犹然可见。浙东游击队后方医院也设在芝林山这样的“公馆”里,伤病员在缺医少药的“公馆”医院里治病养伤,恢复体力重返战场。

今天的芝林村山水优美,植被丰富,风景独秀,吸引了大量游客来这里观光旅游,富了当地百姓。中午在村里人家用餐,夫妻档经营,餐厅不大,五张桌子座无虚席。

青山下,绿水边,游道弯弯,来来往往的游客行走在烈日下,或快或慢,或远或近。



观自在

插画
戎锋